

Agatha
Christie
Mystic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By the Picking of My Thumbs

煦阳岭疑云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晓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

By the Pricking of My Thumbs

煦阳岭疑云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晓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0 - 3774

Agatha Christie

BY THE PRICKING OF MY THUMBS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AGATHA CHRISTIE® [煦阳岭疑云] Copyright © 2010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By The Pricking of My Thumb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煦阳岭疑云/(英)克里斯蒂(Christie, A.)著;

晓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

ISBN 978 - 7 - 02 - 008273 - 5

I. ①煦… II. ①克… ②晓…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876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责任印制:王景林

煦阳岭疑云

Xu Yang Ling Yi Yun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晓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7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978 - 7 - 02 - 008273 - 5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谨以此书献给全世界的读者们！
你们来信问道：“汤米和塔彭丝后来怎么了？他们现在在干嘛？”我希望你们能再次享受汤米和塔彭丝带来的精彩故事，他们虽然年纪都不小了，但仍旧宝刀未老。最后，我真心地祝福大家！

阿加莎·克里斯蒂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 10 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 10 亿册。她一生创作了 80 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 部剧本,以及 6 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最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 1920 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 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已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0年9月

目 录

第一部 煦阳岭

- 1 艾达姑妈 (1)
- 2 是你那可怜的孩子吗? (10)
- 3 葬礼 (26)
- 4 画着一座宅院的油画 (31)
- 5 老妇人的失踪 (47)
- 6 杜本丝追踪寻迹 (60)

第二部 河道边的宅院

- 7 友善的女巫 (68)
- 8 萨顿钱瑟勒 (88)
- 9 贝辛市场的上午 (122)

第三部 失踪的妻子

- 10 一次会议——及其后 (135)
- 11 邦德街与默里医生 (149)
- 12 汤米见到老友 (167)
- 13 艾伯特的线索 (192)

第四部 教堂,尖顶,开门进去,人就在那里

- 14 思维练习 (211)
- 15 牧师住所的夜晚聚会 (224)
- 16 翌日上午 (244)
- 17 兰开斯特夫人 (255)

第一部 煦阳岭

1 艾达姑妈

贝雷斯福德夫妇正坐在餐桌边吃早饭。他们是一对寻常的夫妇。就在那一刻，全英国成百上千对和他们一样的老夫老妻都在吃早餐。那一天也很普通，一周中有五天总是那样——天色看来也许会下雨，但谁也拿不准。

贝雷斯福德先生以前的满头红发如今只剩几缕，其他的大多已变成夹杂着灰色的沙黄色。红头发的人到了中年往往如此。贝雷斯福德夫人的头发以前是黑色的，浓硬弯曲而蓬松。现在那黑色中也像是随性为之地掺杂了些许灰色，效果倒还不错。她一度想染发，但最终她还是觉得更喜欢自己自然天成的样子。不过，她决定换一种颜色的唇膏，以使自己显得更有精神。

一对在一起吃早餐的老夫老妻，感情融洽，但平淡乏味，旁观者一定会这样说。若这位旁观者是年轻人，他一定会加上一句：“啊，是的，看上去很惬意，可是死气沉沉的，老年人都是这样。”

然而贝雷斯福德夫妇还没有到自认是老人的年纪，他们不知道正因为如此，他们和很多人已被自然而然地宣告为“死气沉沉”的人了。当然，只有年轻人才会这样

宣告,但贝雷斯福德夫妇只是宽容地认为年轻人根本不懂得生活。可怜的年轻人,他们总是在担心考试、性生活,及怎样买与众不同的衣服、做个与众不同的发型,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贝雷斯福德夫妇认为他们才不过是刚刚度过自己人生的精华期而已。他们很欣赏自己,也爱对方。日子虽一天一天平静地过去,但趣味无穷。

当然也会有不平静的时刻;任何人都难免有不平静的时刻。贝雷斯福德先生打开一封信,匆匆扫了一眼就顺手把它放在左手边的一堆信上。他拿起另一封信,却没有打开,而是捏在手里。他没有看信,而是盯着土司架。他的妻子观察了他一会儿,问道:

“出了什么事情啦,汤米?”

“事情?”汤米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什么事情?”

“我就是在问你啊!”贝雷斯福德夫人说。

“没什么事,”贝雷斯福德先生回答道:“会有什么事?”

“你刚才在想事情。”贝雷斯福德夫人不满地坚持着。

“我不觉得我在想什么。”

“不,你想了。有什么事吗?”

“嗨,当然没有。会有什么事情?”他接着说:“只是刚才收到了水电工的账单。”

“噢,”杜本丝恍然大悟了,“比你想象的多一些,是吗?”

“是啊,”汤米回答道:“向来如此。”

“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没去学着做水电工，”杜本丝说：“倘若你学了这行，我可以做你的副手，那我们就能每天等着捞钱了。”

“我们真是目光短浅，没看到这么好的机会。”

“你刚才看的是水电工的账单吗？”

“啊，不，是一封呼吁信。”

“关于青少年犯罪，还是种族融合？”

“都不是。是为了新近开办的一家养老院。”

“哦，感觉温馨多了。”杜本丝说。“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脸忧心的样子？”

“其实我想的不是这个。”

“那你到底在想什么？”

“是个突然闪现的想法。”贝雷斯福德先生说。

“是什么？”杜本丝问道：“你知道，迟早你一定要告诉我的。”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只是在想，也许……好吧，是艾达姑妈。”

“我明白了，”杜本丝立即了然于胸，“对，”她沉思着，轻声说：“艾达姑妈。”

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如今几乎每个家庭都遗憾地存在着可称之为“艾达姑妈”的问题。只是她们的名字不同，阿米莉娅姑妈，苏珊舅母，卡西阿姨，琼婶婶等等。她们有的是老祖母，有的是上了年纪的堂姐妹或表姐妹，有的甚至是姨婆。可是她们依然活在这世界上，成了人们必须处理的问题，需要妥善安排。大家得去探访

合适照料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广泛咨询,向医生请教,或向曾经也有个艾达姑妈“十分幸福地生活着,最后安然地在贝克希尔的桂冠养老院或是斯卡伯勒的快乐牧场养老院与世辞别”的朋友们询问,请他们推荐好的养老院。

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伊丽莎白姑妈,艾达姑妈和别的那些姑妈们再也不能快乐地待在她们住了大半辈子的家里,由忠心耿耿但稍嫌专制的老仆佣服侍,而且仍然维持主仆尽欢;或许还会收留那些数不完的穷亲戚,穷侄女、终生未嫁的傻表亲,她们都巴望能有一个每日饱食三餐、卧室舒适的家。那时宾主供需平衡,相安无事。如今情况不同了。

对如今的艾达姑妈们所做的安排必须合适恰当,不能仅仅把它当做是安置一位因关节炎或别的风湿病从楼上摔下的独居老妪,或将它视为打发那些患慢性支气管炎、常与邻居吵嘴或爱挖苦生意人的老妇。

不幸的是,这些艾达姑妈比年龄段属于另一端的小孩子们麻烦得多。小孩子可以领养,可以塞给亲戚,可以在假期中送到合适的学校,或替他们安排一些马车旅行或露营活动。总的来说,孩子们对这样的安排很少有反对意见。艾达姑妈们则截然不同。杜本丝·贝雷斯福德自己的姨婆,普里姆罗斯姨婆,生前就是个有名的麻烦人物,根本无人能使她满意。她每进了一家保证提供良好居家氛围和舒适条件的养老院,便会给她的孙甥女写来几封表扬信,对这个“特别的地方”大加赞扬。但接下来不久,就会传来她已不辞而别、愤然出走的消息。

“不行，那地方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在一年之内，普里姆罗斯姨婆先后进出了十一家养老机构。最后她写信来说自己遇到一位极有魅力的年轻小伙子。“真是个热忱的孩子。他从小就没了妈妈，极需关怀和照料。我已租好一间房子，他不日将前来与我同住。这样的安排对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你不用再为我焦虑不安了，亲爱的普鲁登丝。我将来的生活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我要见我的律师，因为我觉得若我先默文而去（这是想当然的），我有必要为他立下遗嘱。不过，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我十分健康。”

杜本丝为此匆忙北上（上述事情发生在阿伯丁）。不过事实上警察先到一步，带走了魅力无穷的默文。他们已经通缉他很长一段时间了，罪名是使用欺诈手段骗取钱财。普里姆罗斯姨婆对此义愤填膺，指责这是迫害人权，但在旁听法庭起诉后（共计二十五起案件），却不得不改变自己对这位“被保护人”的看法。

“我想我应该去看望艾达姑妈了，杜本丝。”汤米说道：“我已经很久没去看望她了。”

“我想也是，”杜本丝说，却并未表露出热情。“有多久了？”

汤米想了想，说：“将近一年了。”

“还要长一些，我想有一年多了。”杜本丝说。

“亲爱的，”汤米说：“时间的确过得飞快，不是吗？真不敢相信已经有那么久了。不过，我相信你是对的，杜

本丝。”他算了一下，又说：“多可怕，人居然可以如此健忘，这不是很可怕吗？真让我觉得难过。”

“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内疚，”杜本丝说道：“毕竟我们给她邮寄过礼物，还给她写过信。”

“是啊，我明白，这种事情你总是安排得很周到。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读到令人非常沮丧的事情。”

“你是指我们从图书馆借来的那本可怕的书？”杜本丝说：“想到对那些可怜的老人来说，那个地方多么糟糕，她们受了多大的罪？”

“我觉得那些叙述都是真的，是从现实中揭露出来的。”

“是的，”杜本丝说：“一定有像那样的地方。的确有些人十分不幸，她们总是命运不济。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汤米？”

“除了尽量细心，我们还能怎么办？仔细挑选一家好的养老院，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确保有一位好医生照料她，只能这样罢了。”

“再没有比默里还好的医生了，你得承认这一点。”

“是啊，”汤米说着，脸上的愁容开始散去，“默里是位一流的医生，善良、有耐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一定会通知我们。”

“所以我想你不必担心，”杜本丝说：“她现在多大年纪了？”

“八十二，”汤米答道：“噢，不，不，我想是八十三。”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比别人活得都长，那感觉一定很

不好受。”

“那只是我们的感觉，”杜本丝反驳道：“她们可不这样想。”

“你怎么知道？”

“至少你的艾达姑妈不这样想。难道你不记得她告诉我们她比很多老朋友活得长时那副快活的样子吗？她最后说了一句：‘至于艾米·摩根嘛，我听说她活不了六个月了。她过去总说我的体质太弱，现在毫无疑问我会比她活得长，而且，多活好几年。’她谈到这样的前景时可是十分得意的。”

“可是——”汤米说道。

“我知道，”杜本丝打断了他，“我知道。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那是你的责任，所以一定得去看望她。”

“难道你觉得我错了吗？”

“不幸的是，”杜本丝答道：“我认为你是对的，完全正确。而且我也要去的。”

她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英雄主义的调调。

“不，”汤米说：“你为什么要去？她不是你的姑妈。不，还是我自己去。”

“没这回事，”贝雷斯福德夫人说：“我也可以承受痛苦。我们要一起承受。你不喜欢去看她，我也不喜欢，而且我也不认为艾达姑妈喜欢我们去看她。不过，我很清楚，这件事无法推脱。”

“不，我不想让你去。上次她对你那么粗鲁，她有多可怕你忘了吗？”

“我并不在意，”杜本丝说：“那也许是在整个探望过程中，最让老姑妈高兴的一刻。我并不因此记恨她，从来都不。”

“你总是对她很好，”汤米说：“虽然你并不十分喜欢她。”

“没有人会喜欢艾达姑妈，”杜本丝说道：“你若是问我，我会说，不可能有人喜欢过她。”

“人总是会忍不住同情老年人。”汤米说道。

“我可不同，”杜本丝说：“我没有你那样的善良心肠。”

“你比别的女人无情。”汤米说。

“也许是吧。毕竟，女人除了现实地看待事物之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我是说，我会替那些年迈多病的人感到伤心，如果她们是好人的话。可是如果她们心肠不好，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一点你必须承认。假如你二十岁时很惹人讨厌，四十岁时还是惹人讨厌，六十岁时更加惹人讨厌，八十岁时全然成了魔鬼，那么，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老了，我们就应该怜悯他们？本性难移啊！我认识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妇人，她们可爱极了。比彻姆太太、玛丽·卡尔，还有面包师傅的祖母，亲爱的老波普莱特太太，她以前帮我们清扫房间。她们都十分可亲可爱，我会为她们甘心付出。”

“好了，好了，”汤米说：“现实一些吧。不过你若真想表现你的高尚情操和我一道去——”

“我想和你一起去，”杜本丝又插话，“毕竟，我和你

结了婚,就要和你同甘共苦。不过,艾达姑妈绝对是苦的那一部分,因此我应该和你携手同去。我们要给她带一束花,一盒夹心巧克力,或许再带一两本杂志。你可以给那位某某小姐写信,告诉她我们要去探望她。”

“下星期吗?星期二我可以去,”汤米说:“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就定在下星期二吧。”杜本丝说:“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那个被称为护士长或总监的女人。她的名字是‘帕’开头的。”

“帕卡德小姐。”

“对。”

“也许这次会和上次的不一样。”汤米说。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我不知道。也许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许我们会在去那里的火车上出车祸。”杜本丝说着,脸上露出些许喜色。

“你究竟为什么希望发生车祸?”

“我当然并不真的希望。只不过——”

“不过什么?”

“嗯,也许会是一趟历险吧,不是吗?也许我们可以挽救别人的性命,或是做些有益的事情。有益,同时激发人心。”

“这是什么怪念头!”贝雷斯福德先生说道。

“我知道。”杜本丝赞同他的说法,“不过有时这样的想法就是会自己蹦出来。”